



孙毅“上海小囡三部曲”：

不老的作家，有力的小说

□秦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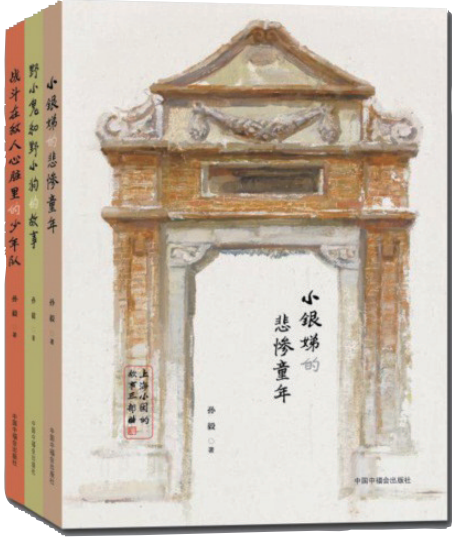
孙毅“上海小囡三部曲”里的三部新作，因工作关系，我曾读过一遍，印象颇深。何况，自认识孙毅老师和他的夫人彭新琪老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一起开会、聚餐、聊天，也郑重地商量过一些具体事务，孙毅老师夫妇一向对我关照有加。时日漫长的交往，也让我有心写些什么。

认识孙毅老师是1984年春天，他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的组长，当时儿童文学组群英荟萃，人心整齐，每次组织儿童文学活动，参加者爆满。一些名家往而坐，我等小字辈待在拥挤的外围，多次聆听孙组长用中气十足的大嗓门，喊话似的发表指令。平心而论，他发言中绝少官腔，所说的全是实情、实事，但口气粗犷，姿态上保留着“愤青”的模样。小字辈们会在外围议论纷纷，说组长结棍、强势、凶悍。也是啊，哪怕一个通知，他报的时候，也使用激昂的战斗风格。他担任上海作协儿童文学组的组长得心应手，连续多少年，不知从何时起，小字辈的议论少了，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小字辈已慢慢成熟了。

那期间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换过了几茬儿，但凡和我提及孙毅老师的，无一例外地说他爱表达不满，大声疾呼，提出要求，但均不是为了他个人。说大了是为儿童文学求发展；说小了，是为了人数颇为庞大的儿童文学组。在儿童文学低潮时期，他呼吁各界重视儿童文学，多开展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的实践和交流活动。他能量大，呼吁之后必有行动，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多方牵线、搭桥，果然促成了不少文学活动。大大小小的事，只要事关上海儿童文学，他都格外精心，就连陈伯吹老人当年去邮局寄信时摔倒了，伤口流血不止，也是他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立即去作协找人救助。长年累月如此，他成了人

们心目中热心而非凡的儿童文学的组织者、活动家。

最近10年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异常火爆，也称“黄金十年”。孙毅老师并不放松，除了埋头写作、出书，依旧保持着应有的责任和愤怒。他数次找我提意见，说话时窝了一肚子火。一次仿佛是为某地出版了一套大型的儿童文学系列，其他文学门类都有，竟不收录儿童戏剧和儿童曲艺。还有一次是来声讨某文学社团没有很好地行使繁荣文学的天职。其实那时，他已80岁了，早无职位，却依旧在操持这一切，勇于守望



上海的儿童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孙毅老师极其执著，粗中有细，为了最热爱儿童文学事业，他成了一个求完美、有策略的人。

2017年初，和孙毅老师等比我更老的几位老作家一起岁末小聚，孙毅老师说很想用积蓄办一个儿童诗的刊物，因现在儿童诗太薄弱，被边缘化了。当时我确实被感动到了，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90出头了。

如此的热爱和牵挂，注定他永远没有下岗的那一天。我推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热爱和执著，他才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作能量，写出近20万字的“上海小囡”的故事。

这部新作由三部人物各异，故事并不承接，但内涵能够顺连在成长主题下的中篇小说组成。

《小银娣悲惨的童年》无疑是三部曲中最靓的一部，6万余字，很是感人。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了来喜和姐姐银娣的成长。开篇就写9岁的小银娣和7岁的小来喜跟着大人到上海城隍庙烧香，求城隍庙老爷保佑他们平安幸福。奶奶年年在年头年尾去烧香，说这样烧香等于烧了一年的香。奶奶的烧香规矩虽然传了下来，却并没有给这个家带来福分，首先奶奶自己就那么苦命。在“杀人”的旧上海，这个家庭接连

遭遇苦难，连生存权也几乎没有。来喜和姐姐银娣这对姐弟，不要提平安和幸福，用孙毅老师的话说，“小小年纪被逼得活不下去了”。

《小银娣悲惨的童年》有特别的文学意味，书中有深长的寓意，有珍贵的记忆，有生活的实感，人物塑造真实可信。比如来喜，当他被人叫做“少爷”的时候，心里格外难受。而银娣，起初一直无奈，逆来顺受，后来忍无可忍，终于觉醒逃出来，在猪圈里找到拱在母猪身边取暖的弟弟，一起奔向了光明。

书中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富有独特视角，如爸爸工伤致残后，被工厂汪老板使用可恨伎俩欺压。妈妈去帮佣，姨太太为了少付半个月工钱，竟倒打一耙，污蔑妈妈偷金戒指，恶人先告状。这些血泪故事、这些对黑暗人性的透彻揭示，我在近期广泛的写旧上海背景的作品中很少见过。孙毅老师生长在旧社会，遭受过日本侵略者、剥削阶级和腐败政府的欺压，写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不但具有真生命的体验，焕发一种感慨和愤然，而且对黑暗人性的揭示，带有痛恨，使劲鞭鞑，毫不留情。

他更有一种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黑暗社会的使命感。在这部小说里，他熟练地运用小说的技巧，人物真切，情境丰富，特别是故事紧凑，一波三折，颇有戏剧的风范。在他的笔下，爸爸受压迫，妈妈受欺辱，全家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苏北老家。但家乡也是满目疮痍，一家人在那儿生离死别，波折不断。姐姐小银娣也受尽折磨，境遇每况愈下：起初坐在布店门口高高的椅子上，看顾客有没有偷店里的零头布，晚上看店。后来遭到狠心的刘太太打骂，不得已回家服侍可恶的刘老板。再后来，又被送到孤儿院。甚至，坏人用死去的妈妈的手在卖身契上按手印。故事触目惊心，情节离奇，但感觉不到编造的痕迹，因为小说的情节有生活基础，整个故事一气



“上海小囡三部曲”插图

一定有一粒小花的种子被风吹啊吹啊吹吹进了妈妈的肚子里我才长得和小花一样

傅天琳终于在这首描写趣味问答，也即词语接力似的薪新语言演绎中，触及到了每个母亲面对孩子都回避不了也不应回避的问题：关于人类的生命起源，也即关于人类的性和性别教育的问题。用儿童诗反映和描写这类主题，这是当今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所有儿童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课题。傅天琳用她的儿童诗《在面包变成之前》，非常巧妙而诗意地给予了如实回答。

除了大量叙写女孩，傅天琳的创作也不忘对于男孩的歌吟。如《我是个男子汉》是表现母爱的力作，但诗中的小主人公却在一个爸爸外出未归的风雨之夜挺身而出，他要保护妈妈，他要“举起长长的陀螺鞭子/把不听话的风/赶到没有灯光的角落/让它罚站”；不仅如此，他还“要摘来一颗星星/照你写字，到很晚很晚”……诗歌就是这样，如此稚拙、如此聪颖地把一个小男子汉敢于担当的个性，予以了动人的再现。

在女诗人看来，母爱不仅是存在于生命现象之中的一种本能，而且是每一个女性性与生俱来的美丽情愫，当然，它也是人性中的一种至高、至真、至纯的情感体验，它既不分国籍和民族，也不分富贵贫贱，可说是照耀与笼罩于人类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客观存在。所以傅天琳认为，谁回避了母爱就是回避了女性最优秀的品质，由此铸就了女诗人对于母性永不疲倦的歌吟。

而《我是个男子汉》这首短诗，恰恰就是借助小男子汉的独特视角来礼赞母性的一个范例。傅天琳绝不是因认识到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和美学熏陶上的重要意义，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她只是因母亲和外婆的切身体验而认识到母爱

呵成，非常自然，读起来更像一个亲历的事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说不仅写出银娣一家的悲惨生活，亲人们的颠簸、苦难，更着重写出人类的良知和希望，即便在黑暗的吃人的旧社会，人世间还有温暖人心的好人，还有优美的人性和爱，也存在良知和同情，如住灶披间的哈先生、苏北善良的王爷爷、弟弟来喜对姐姐银娣受苦受难的疼惜和不忍、他们一家人的相守和相爱，都是悲惨世界中的一些光芒和希望。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在书写这些温情的时候，并没有处理得过度泛滥，而是相当得体、节制、理性。最后银娣和来喜弟弟为寻求光明，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人心所向，也是人性所向。

孙毅老师借助小说，述说了不该遗忘的记忆和历史，小说对当年的社会矛盾，有刻骨铭心的描述，毫不回避，而且作者的创作力大爆发，做到了既写社会矛盾，也写人性、人伦的力量和容量。我觉得小说颠覆了作者过去的写作格局，扩大了写作疆界和艺术宽度。

5万余字的《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写了沪生和章洪、小琴、金生等一群少年先锋队员的成长。小说具有很强的亲历性，许多细节，如解放前夕，还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先锋队员在家里悄悄地做五角星等，非当事人很难写出来。在这部小说里，孙毅老师激情述说了他眼里过往的荣耀和骄傲，历史烟云将人们普遍遗忘和缺失的一段独特的生活，畅快地从容地写出来。

而7万字的《野小鬼与野小狗的故事》，故事背景是新中国，作者让主人公阿郎生活在上海城乡结合处，在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儿童生活中，过正常的聪明孩子的生活，和小狗阿黄帮助王大伯，抓到骗去手表的骗子。这个作品写得活泼，有童心，戏剧性强，事件和立意有五六十年代作品的时代印记。

孙毅老师有苦难的童年，并历经了战乱、白色恐怖，最终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又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互联网时代，在如此多的历程中，他始终选择做“最有教育意义的事”。他写了大量儿童戏剧、儿童诗，以及这一次的“上海小囡三部曲”，是希冀通过文学艺术，潜移默化地唤起儿童的同情心，令他们永怀责任感。

2013年，第25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布，高龄的孙毅老师获得杰出贡献奖。当时我也是评委之一，记得这一票投出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孙毅老师扯着大嗓门，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为儿童文学活动奔波的形象。自从我通读了他的“上海小囡三部曲”，此后再想起孙毅先生，脑海里浮现的已是执著于写作小说的那个忘却年龄的作家，他在书桌前尽情挥洒笔墨。可以说，对孙毅老师以往多少年的印象，通过这部新作被颠覆了。

对于人类生活的彻底照耀和笼罩，从而在歌吟母爱的独特视角下进入儿童诗歌写作的。

傅天琳的儿童诗创作，绝没有对于儿童文学主题价值的直接说教，她特别注重在母爱光环笼罩下进行深刻的艺术演绎。傅天琳原本并非儿童文学作家，但她对于母爱的诗意礼赞和对于童心的解剖与展示，让她在不经意的诗歌创作中，获取了孩子们的真诚拥抱和欢迎。

我国儿童诗最表现的一个主题，往往集中于对人与自然密切关系的反复歌吟，或者说对于动植物的大力表现，傅天琳也有许多吟咏这类题材的诗作，但同时，她也看到了国学入诗的深刻含义，从而在儿童诗歌的主题开掘上做出新的拓展。

傅天琳有首叫《读字》的儿童诗，一下笔，作者就开宗明义说到，“我崇拜汉字/崇拜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所以，作者呼唤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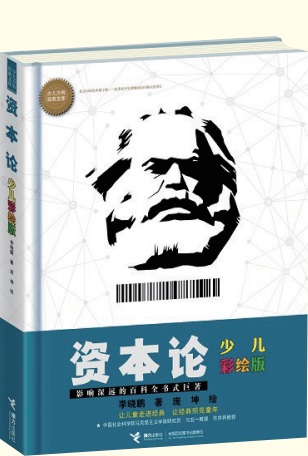
把一个字当作一座山一条河来读
当作风雷雷电、日月星辰来读
读出植物一样生长的节奏
读出云雾般升腾弥漫的
紫色、蓝色、乳白色……

至于那首《读李白的诗》，更把前人创造的意境一一展现在当下儿童的眼前：“庐山的瀑布是由李白挂上去的/一挂就是千年/瀑布是庐山的门帘/它还在一天天长高”；“当当作响的明月/也是李白挂上去的/有一些树，是从李白梦里长出来的/李白坐过的石头/至今还在发烫”。诗歌结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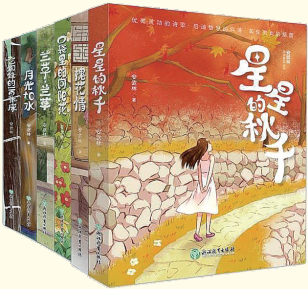
一群山峰在云朵下开始奔跑
我们紧握李白的诗句向上攀登

像这样书写儿童阅读唐诗的豪迈感受，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来浇灌儿童心灵的诗作，在傅天琳的儿童诗里还有很多很多。

■新书快递



《资本论》少儿彩绘版
李晓鹏 著
庞 坤 绘
接力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安武林科学美文系列
安武林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老爸是台故事机》
李晓虎 著
希望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追逐潮汐的孩子》
【意】马尔科·马尔瓦尔迪、萨曼莎·布鲁佐内 著
【意】德西代里亚·圭恰迪尼 绘
张亦非 译
新星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继《物种起源》《天演论》之后，接力出版社再一次推出此系列的少儿彩绘版《资本论》。资本是什么？是钱？是机器和厂房？还是美貌和身体？资本从哪里来？它如何积累？又如何运动？……生动有趣的问题，充满悬念的讲述，幽默活泼的插图，作者将马克思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巧妙地转化为少年儿童能够理解、喜欢阅读的内容。

该系列既有安武林的经典篇目《酒瓶儿》《黑豆里的母亲》《老人》等，也有新篇《小蟋蟀古力》等。作品中穿插了与正文有关的科普链接，使小读者在感受文学之美的同时，还能掌握一些课堂上听不到的小知识、小趣闻，收获更多、更好的阅读体验。安武林希望小读者能感受到，“在温润的书香中，生活如此美好”。

一只特立独行的小猪和一个号称追影大师的武功高手，携手闯荡大洋列岛，留下了侠客的足迹。也许在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行走天下的侠客梦，这一系列故事就是一对父子的圆梦之旅。故事中，作者又穿插写了讲故事时的父子互动。父亲和儿子的故事，父亲讲给儿子的神奇故事，便形成了现实与虚构的相互映照，趣味盎然。

《追逐潮汐的孩子》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对于潮汐现象的求索。起初妈妈简单的解释不足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他通过不停地询问、学习、思索，终于一步步揭开潮汐的秘密，而关于万有引力更深层次的谜题等着他进一步去探索。作者是一对化学家夫妇，曾合作出版过多部科普作品。该故事充满诗意的美好，不仅展示了拥有知识的结果，更生动呈现了对知识的探索过程。

哇，幽蓝幽蓝的童话

□彭斯远

谁都知道，傅天琳是一位果园诗人。她曾在重庆市郊缙云山农场种植果树近20年。长期的生活磨砺，让她深深地爱上了果园，而后才学着用诗笔讴歌果园，从而成为果园诗人的。

沿着傅天琳的诗歌创作轨迹进一步摸索，能发现傅天琳作为女性在生活 中的定位。她除了曾是一个果园姐妹和重庆出版社的编辑之外，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又是一个女孩的外婆。如此角色定位，让她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女性的责任和快乐。

傅天琳曾在短文《我与儿童诗》中说过：“我的外孙女，我叫她妹妹，曾经有三年，我带着刚出生的妹妹，只与奶瓶尿布打交道，一个字没写，我以为我从此就写不出诗了。妹妹上幼儿园后，我在家里有了空闲，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把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点点收集起来，写成诗。它们无不散发着真善美的芬芳，无不闪烁着太阳的光辉，使我相信一个健康的、诗意的人生，是从起点开始的。”的确，傅天琳创作的以外孙女为主人公的诗歌，因紧紧植根于孩提生活而富于浓烈的童真和童趣。她当了三年多“全职外婆”，如此深入体验孩提生活，才换来创作的丰收。她将近年间陆续发表的儿童诗80首加以辑集，成为一本“无不散发着真善美的芬芳”的儿童诗集《幽蓝幽蓝的童话》。

启开诗集，你会发现，许多诗歌的构思是不了解孩提生活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月亮》一诗描写日常所见的月亮，但这月亮却始终是孩子眼中而非成人眼中的月亮。譬如诗中 说：

妈妈你走了多久我已记不清了
你走了我天天晚上趴在窗台口念月亮
念月亮从D字到O字到C字

这里，小主人公把望月称为“念月亮”，这是孩子因读书而联想到的独特词语组合，也是一种独特的幼儿语言；再则，

根据月亮的变化，孩子把它形容为三个英文字母：D、O、C，自然也是孩子从其幼稚心理状态所产生的独特想象。诗结尾说：“念月亮从D字到O字到C字/也不知究竟是念月亮念字母还是念妈妈？”由“念月亮”自然归结到“念妈妈”的母爱主题上，毫无生硬勉强之感。

另外，关于物种变迁的推测，智慧聪敏的小孩子总是非常感兴趣的。譬如在生活中，他们喜欢“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似的一直向大人发问：

在面包变成面包之前是什么？
是面粉。

在面粉之前是什么？
是麦穗。

在金黄的麦穗之前是什么？
是麦苗。

在麦苗之前是什么？
啊，是小麦的种子！

在裙子变成裙子之前是什么？
是棉布。

在棉布变成棉布之前是什么？
是棉桃。

在白云一样的棉桃之前是什么？
是棉苗。

在棉苗之前是什么？
啊，是棉花的种子！

小孩子不仅爱发问，而且他们爱用顶针修辞手法，对于事物进行一层一层地次第追问。从事物的原初状态，女孩一直追问到种子，总算捕捉到了问题的答案，感到了满足。

可女孩的思路这时突然发生了跳跃，由此进一步联想到：至于人的来历，又是怎样的呢？所以她又开始向母亲发问：“在我变成我之前是什么呢？”但，这次由于受到先前追问的启迪，于是，她试图自己寻找答案，所以，诗歌写到这里，我们的小主人公立马推断说：
啊，我明白了
妈妈让我告诉你